

古

今

中

外



经 典 名 著



(美) 马修·阿诺德 著

CLASSICS MASTERWORK

CLASSICS MASTERWORK

I712.45  
481  
:2

世界文学名著

飘

中

[美国]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邓阳 蔺飞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 《飘》中

---

作者：[美国] 玛格特·米切尔 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邢爱光

装帧设计：邢爱光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北京市通州京通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数：246.6千字

印张：11.312

版次：2001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

书号：ISBN 7—5387—1553—3/I·1409

总定价(全套共三册)：210元

第  
二  
部

## 第二十二章

再也不会会有这么长的一个下午了。不再会如此炎热，也不再会有这么多懒洋洋的苍蝇。不管思嘉怎样不停地挥舞扇子，苍蝇仍会成群地向媚兰身上落。那把大棕榈扇累得她胳膊都酸痛了。媚兰还不时微弱地小声说道：“扇扇我的脚！”

房间里热得像个烤炉，思嘉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而且始终没有干过。媚兰躺在床上，床单早已被汗渍弄脏，又因为思嘉有时溅上的水，斑斑点点地湿了。她不停地打滚，翻来覆去，滚个不停。

有时她挣扎着想坐起来，可向后一靠又躺倒了，于是又打起滚来。最初她还强忍着不喊，狠狠咬着嘴唇，直咬得皮都破了。这时思嘉的神经也快要崩裂了，才粗声粗气地说：“媚兰，看在上帝份上，别逞强了吧。除了我们没有别人能听见呢。”

不多久，就由不得媚兰自己，她终于呻吟出声来，有时也大声叫了。她一叫，思嘉便转过身去双手捧着头，捂着耳朵，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眼睁睁毫无办法地看着这种痛苦的情景啊。花这么长时间守在这里，要等一个孩子落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倒霉的事了。何况像这般等着的时候，她很清楚北方佬已经快要到达五点镇了。

她多后悔自己以前没有多注意听听那些主妇们谈生孩子的事。要是平时注意到就好了！要是平时了解这种事情，她现在就会知道媚兰要多久才能生下来。说不准媚兰也要生两天呢！可是

媚兰身体这样虚弱，她一定经不住两天的折腾。她很快就会死的。要是孩子不早些生下来，要是艾希礼还活着，她哪有脸去告知他媚兰已经死了——毕竟答应过要照顾她呀！

媚兰疼得厉害时就要握住思嘉的手，但是她抓得那么紧，几乎要把骨头都捏碎了。一个钟头以后，思嘉的手就青肿起来，几乎不能动弹了。她只得拿两条手巾扎在一起，系在床腿上，让媚兰的两手拉着。媚兰拉着它就像拉着自己的生命线似的，随意地撕扯着。整个下午，她就像落在陷阱里垂死的野兽一般在嗥叫。她偶尔放下毛巾，无力地搓着双手，瞪着两只痛得鼓鼓的眼睛仰望着思嘉。

房间里又暗又热，充满了痛苦的喊叫和嗡嗡的苍蝇。时间那么漫长，她觉得仿佛自己在这个鬼地方已待了一辈子似的。每当媚兰喊叫时她也想大声喊叫，只有狠命地死咬着嘴唇不放才没有喊叫出来，并终于把内心的狂乱也压制下去了。

壁炉上的钟已经停摆，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她把窗帘拉开，猛地发现原来已是傍晚了。

夜色降临时，普里茜急急忙忙点起灯，媚兰身子显得更加虚弱了。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艾希礼，好像神经不正常了。这种使人厌烦的呼唤声思嘉恨不得想拿一只枕头把她的嘴堵住。此时此刻她又想起了大夫，也许大夫最终会来的吧！希望之火又开始点燃，但愿他快点来！她转身叫来普里茜，让她赶快到米德家去，看看大夫或者他太太在不在家。

“要是大夫不在，就求米德太太或他们家的厨娘问有什么办法，麻烦她们赶快来一下！”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普里茜才独自一个回来了。

“大夫整天不在家。思嘉小姐，费尔已经完了！”

“死了？”

“是的，太太，”普里茜说，“车夫塔尔伯特告诉我的。他给打中了——”

“别去管这些了。”

“我没看见米德太太。厨娘说米德太太在给费尔洗身子，要赶在北方佬到来之前把他埋好。厨娘说如果媚兰小姐痛得不行时，只需在她床底下放把刀子，就会把阵痛分成两半的。”

听了这些毫无用处的话，思嘉气得又要揍她了。可是媚兰睁着那双鼓胀的眼睛低声说：“思嘉，北方佬来了吗？”

“不可能，”思嘉坚决地说，“普里茜在撒谎。”

“是的，太太。我就是这样，”普里茜急忙回答。

“他们快来了，”媚兰低声说，把脸埋在枕头里。

“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歇了一会儿又说：“啊，思嘉，你别待在这里了。你得带着韦德一起离开。”

其实媚兰说的正是思嘉一直想着的事，可是思嘉听她说出来反而气愤了，仿佛她内心的怯懦已明明白白地流露在脸上，被媚兰看透了似的。

“别傻了。我并不害怕。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走不走都一样，反正我快死了。”接着她又呻吟起来。

思嘉像个老太婆一样地扶着栏杆慢慢在黑暗中摸着楼梯走下来，生怕一不小跌倒了。她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又疲惫又紧张，一路直颤抖。同时因为浑身是汗而在不停地打冷战。她好不容易地摸到前边走廊里，在最顶上的一级台阶木然坐下。黑沉沉的夜空温暖而柔和，她迟钝得像头耕牛一样，侧身凝望着。

媚兰没有死，一切都过去了，像小猫似的哇哇叫的小东西正在普里茜手里接受头一次洗浴。媚兰这时睡着了，在经历了这样一场梦魇般的剧痛之后，她竟还睡得着呢？她怎么没有死呀？思

嘉知道，如果换了她，一定死了。可是事情一过，媚兰居然还能低声说：“谢谢你了。”尽管她已奄奄一息，思嘉俯身侧耳才听见。

她笨拙而费力地抬起身来，将浸满泥水的沉重的裙子拉到膝盖以上。她感到既冷又热又迷迷糊糊，而渐起的夜风吹在身上却爽快了许多。她模糊地感到，要是皮蒂姑妈看见她斜横在这前廊上，裙子拉得连内裤都露了出来，她会怎么说呢？不过她不会再去管它。她什么也顾不得了。时间好像凝固似的。现在可能刚到黄昏，也可能快到半夜了。

她正要闭上眼休息一下时，忽听楼上响起脚步声，心想这一定是该死的普里茜吧。过了一会儿，普里茜来到她身边，无不自豪地说：

“思嘉小姐，咱们干得真不错呢。我想我妈也不会比这强了。”

思嘉睁大眼睛透过黑暗中望着普里茜，只是太累才没有呵斥、没有责骂、没有数落普里茜的过失——她对自己不具备那种经验的吹嘘。

可是，北方佬宣传说要解放黑人呀！北方佬是受他们欢迎的。

她靠着柱子斜躺下去，过了好一会儿，思嘉的呼吸已渐渐缓和下来，心跳也平稳了。这时，她隐约听见前面路上从北边来的杂沓的脚步声。士兵！她慢慢坐起来。他们眼看很快来到了屋前，绵延不断的队伍就像影子一个个过去，这时她向他们喊起来。

“唉，请稍等一下！”

一个人影离开队伍朝大门走来。

“你们不能把我们丢下不管呢？你们要撤退了吗？”



那人影似乎摘下了帽子，夜色中传来平静的声音：

“是这样的，太太。我们是从防御工事中撤出来的最后一批，从北边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难道你们——难道军队真的在撤退？”

“是的，太太。你看，北方佬就要来了。”

北方佬就要来了！她竟把这件事忘记了呢。她的喉咙突然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北方佬就要来了！”普里茜大声嚷着，缩着身子向思嘉紧靠过来。“唔，思嘉小姐，我们全会死的，他们会用刺刀捅进咱们的肚皮！他们会——”

“行了，别叫了！”这种事用不着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光在自己心里想想就够让你惧怕的了。于是她心里又引起一阵恐慌。

她突然想到瑞德·巴特勒，他现在还在城里。她虽然恨他，但毕竟他是强壮而能干的，又不惧怕北方佬。是的，有一次在这里时她曾经对他大发脾气，他也说了一些令人难以忘记的话。不过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她是不会再去计较那些事的。对，他还有一匹马和一辆马车呢。他完全能把我们全部带走，离开这个死城市，不再被北方佬糟蹋。

她回头面对着普里茜，十分急切地吩咐她：

“你知道巴特勒船长住在亚特兰大饭店那里吧？”

“是的，太太，不过——”

“那好，现在你尽快跑到那里去告诉他，我请他来一下。我要他尽快赶着他的马和马车来，或者来一辆救护车，如果找得到的话。把媚兰小姐生了娃娃的事也告诉他。就说我请他来帮我们离开这里。好，马上去，赶快！”

她直着腰背坐起来，推了普里茜一把，叫她快跑。

“啊，上帝，思嘉小姐！我可不敢一个人在黑夜里乱跑呀！如果北方佬把我给抓住了呢？”

“你如果快跑就能赶上刚走的那些人，他们是不会让北方佬逮住你的。快走吧！”

“我害怕呀！如果巴特勒船长不在饭店里呢？”

“那就打听一下他在哪里。你难道就连这点勇气也没有？要是他不在饭店，你就到迪凯特街的酒吧间去找他。或者到贝尔·沃特琳住的地方去。总之到处去找。你不清楚吗？你这笨蛋，要是你不尽快去找到他，北方佬就会把我们全部抓起来。”

“思嘉小姐，我要是上一家酒吧间或婊子家去了，我妈会拿棉花秆抽我的。”

“好吧，你要不去，我就揍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外边大街上喊他嘛，难道这样还不成？或者问问旁人他在哪里。快走吧！”

普里茜还在那里磨磨蹭蹭，思嘉又用力推了她一下，她差一点从台阶上摔下去。

在这位女主人坚决而无情的推搡之下，普里茜只得走下了台阶。随之前边的大门嘎嘎响了。思嘉又高声喊道：“快跑，你这小笨蛋！”

她听着普里茜啪哒啪哒小跑的脚步声，直到声音在柔软的泥土路上渐渐消失了。

## 第二十三章

普里茜走了以后，思嘉转身回到楼下客房里，点上一盏灯。屋里热得像个火炉，肚子开始叽哩咕噜叫起来。她这才记起自己从昨夜到现在一直没吃过什么东西，于是端碗走进厨房。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了，但还是热得很。她发现长把浅锅里还剩半张硬玉米饼，便拿过来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一边寻找别的食物。盆里还剩有一些玉米粥，她等不及了，把它倒进碟子里，顺手用大勺舀着吃起来。接连吃了四勺，她这才感到厨房里实在太闷热，便一手拿灯一手抓一块玉米饼到客房里去了。

她知道应当上楼去陪伴媚兰。要是出什么事，媚兰也没有那个力气叫人呢。可是一想起要回到那间可怕的房里去，她就厌烦得很，她希望永远也不要再见那个房间了。

她吃完玉米饼，体力好像恢复了些，可揪心的恐惧又随之而来。她听到街上远处嗡嗡的嘈杂声，但却听不清楚是什么。此时，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会让她如此渴望的了，比如渴望听到马蹄声、渴望看到瑞德那毫不在意和充满自信的眼光来嘲笑她的恐惧模样。

她坐在那里侧耳细听起市区的声音，这时树梢上升腾起一片隐隐的火光，使她感到不安。她望着望着，那火光也愈来愈亮。黑暗的天空开始发红了，先是粉红，接着变成深红，随后她突然又看见一条巨大的火舌从树顶腾然而起，高高地升到半空中。她猛地跳起来，心又开始怦怦地跳个不停。

北方佬已经来了！她知道他们来了，正在焚烧市区。火焰升得越来越高，迅速扩展成一大片红光，一定是整条大街燃烧起来了。

她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想清楚看看全部情况。天空呈现恐怖的殷红色，大团大团的黑烟像海浪似地旋转着挂在火焰上空。随风而来的烟火味更浓了。思嘉心里乱急了，担心这火焰会很快延伸到桃树街，还会把这幢房子烧掉，时而设想北方佬如果向她冲过来，她将要往哪里逃跑，她将怎么对付。

“我得好好想想，”她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我一定得想出一个办法。”

她俯靠着窗棂站在那里，忽然一个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天空仿佛被巨大的火焰撕裂了。接着又是几声巨响。她头上的窗玻璃被震碎了，纷纷落在周围。

随后一声又一声震耳的爆炸声接连传来，世界已经是一个充满喧声、火焰和浑身颤抖的地狱。此时她仿佛听到隔壁房间无力的呼唤声，但是她不去管它。她现在没有工夫去顾媚兰了。现在除了那种如她所见的火焰般迅速流遍全身血脉的恐惧，再也没别的东西值得顾及的了。如果她是在家里跟母亲在一起，那多好啊。

从这些惊心动魄的响声中她听到一阵惊惶地奔上楼来的脚步声。普里茜冲进来了，她奔到思嘉眼前，一把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

“不，太太，是咱们自己的军队！”普里茜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他们在烧铁厂和军需站和仓库，还有，他们还有七十卡车的大炮炮弹和火药爆炸了，咱们都会被烧光呢！”

普里茜又尖叫起来，一边忍不住要哭了，一边紧紧抓住思嘉

的手臂，使她又痛又恼。最后思嘉使劲甩掉她的那只手。

原来北方佬还没到呢！还有时间逃跑呀！于是她把惊飞了的全身力量重整起来。

她想：“如果我不能控制住自己，我就会像只烫伤了的猫儿似的没命号叫了！”同时普里茜那副可怜的惶恐不安相也使她镇定下来，她抓住普里茜的肩膀使劲摇晃。

“北方佬还没来呢，你这傻瓜！你见到巴特勒船长了吗？他是怎么说的？他会不会来？”

“是的，太太。俺后来找到他了。像你吩咐的，在一个酒吧间。他——”

“他会来吗？你告诉他要把马也带吗？”

“上帝！思嘉小姐，他说咱们的军队把他的马和马车拉去当救护车了。”

“啊，上帝啊！”

“不过，他会来……”

“他怎么说的？”

这时普里茜不太喘了，已能稍稍控制自己，但她的两个眼珠子还在不停地转动。

“是这样，太太，正像你说的，我在一家酒吧间找到了他。我站在外面喊他，他就出来了，他奇怪地看着我，我说你说的，巴特勒船长，请赶快来，带着你的马和马车来。媚兰小姐生了个娃娃，思嘉小姐急着要走。他问你打算到哪里去呀？我说，我不知道，先生，不过你一定得去，因为北方佬就要来了，要他陪你一起走，他笑着说他的马已被拉走了。”

思嘉的心沉重起来，觉得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她一时吓得目瞪口呆。

“后来他说，告诉思嘉小姐，叫你放心吧。他要到军队里去

替你偷匹马来，哪怕只剩下一匹也好。他哪怕丢了性命也要给你弄匹马来。后来他又笑着说，赶快回家去吧。可是我刚要动身，就听到轰一声响起来了！我吓得几乎跌倒，这时他说这没有什么，是咱们自己人把火药库炸了，以免落到北方佬手里，还有……”

“他会来吗？他正在设法弄一匹马来？”

“是的。”

她长长地松了口气，觉得轻松了些。只要能弄到一匹马，瑞德是个能干的人。要是他把她们救出去了，她就饶恕他一切的过错。逃跑呀！只要跟瑞德在一起，她就什么也不怕了。瑞德会保护她们。感谢上帝赐予了这个瑞德啊！她现在变得很实际了。

“把韦德叫醒，给他穿好衣裳，带上一包常用的衣裳。把它们装进箱子。别告诉媚兰我们要走了，还不到时候呢。用两条厚毛巾小心地把婴儿裹好，把他的衣服也包起来。”

普里茜还在拉着她的裙子不放，而她除了翻白眼没有一点表情。思嘉推了她一把，把她那紧抓着手摆脱掉。

“快去，”她大声叫道。这时普里茜才像猫似的悄悄走开了。

思嘉知道她应当进屋去安慰安慰媚兰，媚兰一定被持续不断的隆隆巨响和映红整个天空的火光吓坏了。那情况简直就像世界的末日来到了！

她跑下楼去，想把那些瓷器和银器收拾一下。可等她走进饭厅时，她的一双手却哆嗦不停，把三只碟子掉在地上打碎了，后来又把这些银器当啷一声掉在地板上。不知怎的，她碰到什么就掉落什么。她慌慌张张地还在旧地毯上滑了一跤，一点也没觉到痛。她听得见普里茜在楼上像只野兽似的到处乱跑，那声音使她气极了。

她跑到走廊上十几次了，她在走廊上坐下，怀着一颗惴惴不

安的心在等待瑞德，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之后，她终于听见一种从大路前头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没有上油的车轴吱吱嘎嘎和缓慢而隐约不清的马蹄声。他怎么不快点走呀？他干吗不鞭打着马跑着来呀？

那声音近了，思嘉激动地一跃而起，呼喊瑞德的名字。然后，她隐约看见他从小货车的座位上爬下来，他朝她走过来了。他穿得整整齐齐，像要去参加舞会似的。雪白的亚麻布外衣和裤子熨得笔挺，绣边的灰色水绸背心，衬衫胸口镶着一点点褶边。他那顶宽边巴拿马帽时髦地歪戴在头上，裤腰皮带上插着两支象牙柄的长筒决斗手枪。外衣口袋里塞满了沉甸甸的弹药。

他像个野人似地轻快地大步走来，脑袋微微扬着，神气得像个清教徒。思嘉带着黑夜的恐怖，却像一贴兴奋剂一样使他显得更伟大了。他那黑灰的脸上挂着一丝勉强掩饰着的残暴无情的神色。

他那对黑眼睛闪着亮光，仿佛这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和一派恐怖的火光只用来吓吓小孩子一样。他走上台阶时，她摇摇晃晃地迎上前去，这时她脸色苍白，那双绿眼睛像在冒火一样的。

“晚上好，”他拖长音调说，同时刷地一下摘了帽子。“咱们碰上了好天气啦。我听说你要旅行去呢。”

“你要是再开玩笑，我就永远不再理睬你了。”她颤抖着说。

“你不见得真的被吓坏了吧！”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微笑着，她真想把他推回到台阶下去。

“是的，我就是被吓坏了，如果你也有上帝给山羊的那点感觉，你也照样会害怕的。行了，咱们没时间闲扯了。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我听你的，太太。不过你打算到哪里去好呢？我是抱着好奇心跑到这儿来的，无非想看看你们打算往哪儿去。你们不能往

北也不能往东，不能往南也不能往西。四面八方都有北方佬。只有一条出城的路北方佬还没拿到手。咱们的军队就是由这条路撤退的。不过你只要跟着部队沿麦克马诺公路走，他们还会把马拉去。这匹马尽管不怎么样，可我是花了不少精力才偷到手的呢。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呀？”

她站在那里浑身哆嗦，经他这一问，她突然明白她要到哪儿去了，那是惟一的地方呀！

“我要回家去。”她说。

“回家？你的意思是回塔拉？”

“是的，是的！回塔拉去！啊，瑞德，我们赶紧走呀！”

他瞧着她，好像她疯了似的。

“塔拉？上帝！思嘉，难道你不知道战斗在琼斯博罗打了一整天吗？就是为了抢夺在拉甫雷迪前后十英里的那段大路，北方佬可能占领了整个塔拉，占领整个县了。谁也不清楚他们的确切地点，只知道他们就在那一带。你不能回家！你是无法从北方佬军队中间穿过去呀！”

“我一定要回去！”她大喊道，“我一定要！我一定要！”

“你这傻瓜，”他的声音又急又粗。“你能走那条路。即使你不碰上北方佬，那树林中也到处是双方军队的散兵游勇。而且咱们的部队还在陆续从琼斯博罗撤退，他们会把你的马拉走，你惟一的办法是跟着部队沿麦克唐诺公路走，但是你不能到塔拉去。就算你到了那里，你也很可能发现它已经被烧光了。我不让你回家去。那样做简直是发疯。”

“我一定要回去！”她大声嚷着，嗓子尖叫起来了，“你不能阻拦我！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我的母亲！你要是阻拦我，我就杀了你！我要回去！”

绝望的恐惧和歇斯底里的眼泪从她脸上淌下来，她在长时间



紧张的压抑下终于忍不住了。她挥舞着拳头猛击他的胸部，一边继续尖叫：“我要！我要！哪怕要一步步走回去也行！”

她突然被他抱在怀里了，她那泪淋淋的脸颊紧贴在他胸前，那捶击他的两个拳头也安静地搁在那里。他用两手轻柔地、安慰地抚摩着她的一头乱发。他的声音也是柔和的，好像根本不是瑞德·巴特勒的声音，而是一个温和强壮的陌生人的声音。这个陌生人满身是白兰地、烟草和汗味，思嘉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好了，好了，亲爱的，”他温柔地说，“别哭，你总会回去的，我勇敢的小姑娘。你一定会回去的，别哭了。”

她感到什么东西在触弄她的头发，心中微觉骚动，她清楚地意识到那是他的嘴唇。他那么温柔，那么令人欣慰，她希望永远在他怀里。他用那么强壮的胳膊搂抱着她，她觉得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条手绢，替她擦掉脸上的泪水。

“来，乖乖地擤擤鼻子，”他用命令的口气说，眼里闪着丝丝笑意，“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们得赶快行动了。”

她顺从地擤了擤鼻子，身上仍在哆嗦，他见她颤抖着双嘴唇仰望着说不出话来，便索性自作主张了。

“威尔克斯太太已经分娩了？可不能随便动她呀！要让她坐这辆摇摇晃晃的货车颠簸二十几英里，太危险了。咱们最好让她和米德太太一起留下来。”

“我怎能丢下她不管。米德夫妇也都不在家呢。”

“那也好。让她上车去。那个傻乎乎的小婊子哪儿去了？”

“在楼上整理箱子呢。”

“箱子？那车上不可能放箱子。车厢很小，能坐下你们几个人就不错了，而且轮子随时都可能掉的。喊她一声，让她把屋里